

集部

文編卷十

明　唐順之　編

魏相條國家便宜奏漢書

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臣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本趨末或有饑寒之色為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

所繇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為民貧窮發倉廪振乏餧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寃獄冠蓋交道省諸用寛租賦弛山澤陂池禁秫馬酤酒貯積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案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元鼎三年平原渤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民餓死于道路二千石

不豫慮其難使至于此頼明詔振捄乃得蒙更生今歲不登穀暴騰踴臨秋収斂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亡以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唯陛下留神元元帥繇先帝盛德以撫海内

趙充國上屯田奏一 漢書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内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

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策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

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畮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惟陛下裁許

趙充國上屯田奏二 漢書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

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薦草稠草也愁於寄託遠遯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敵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

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甲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眎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内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埶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

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策惟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趙充國上屯田奏三 漢書

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罕幵莫須又頗暴略

其羸弱畜産畔還者不絶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
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
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
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
步士萬人屯田地埶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
為塹壘木樵（與譙同謂高樓望敵）校聯不絶便兵弩飭鬬具㷭火
幸通埶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
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

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于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至于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亶能令虜絶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令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埶往終不見利空內

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徭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贍一隅臣愚以為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于山埜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慊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

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皐當萬死陛下寛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惟陛下省察

劉向上星孛等奏 漢書

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為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惟陛下留神察焉謹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

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一食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嘗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于四孟太白經天而行亡雲而

雷杜矢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燒宫埜禽戲廷都門内崩長人見臨洮石隕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卧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

之亡後寀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雊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景嚮世所同聞也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狠狠數奸死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伻來以

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

清燕之閒指圖陳狀

王尊劾丞相衡等奏 漢書

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總方畧壹

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為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

埶大作威福縱恣不制亡所畏忌為海内患害不以時

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亡大臣輔

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

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于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衡士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為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百官共職萬衆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為小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亡怵惕肅

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

御史中丞衆等劾薛况奏漢書

况朝臣父故宰相再封列侯不相敕丞佐而骨肉相疑疑咸受修言以謗毀宣咸所言皆宣行迹衆人所共見公家所宜聞况知咸給事中恐為司隸舉奏宣而公令明等迫切宮闕要遮創戮近臣於大道人衆中欲以鬲塞聰明杜絶論議之端桀黠亡所畏忌萬衆讙譁流聞四方不與凡民忿怒爭鬬者同臣聞敬近臣為近主也

禮公門式路馬君畜產且猶敬之春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上浸之源不可毋也况首為惡明手傷功意俱惡皆大不敬明當以重論及况皆弃市

消勲論丞相宣奏 漢書

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之上尊王命也臣幸得奉使以督察公卿以下為職今丞相宣請遣掾史以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甚誖逆順之理宣本不師受經術因事以立奸威案浩商所犯一家之禍耳而宣欲

專權作威乃害于國不可之大者願下中朝特進列侯將軍以下正國法度

翟方進劾涓勲奏　漢書

臣聞國家之興尊尊而敬長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内亡不統焉丞相進見聖主御坐為起在輿為下羣臣宜皆承順聖化以視四方勲吏二千石幸得奉使不遵禮儀輕謾宰相賤易上卿而又詘節失度邪讇亡常色厲内荏墮國體亂朝廷之

序不宜處位臣請下丞相免勳

翟方進劾陳咸等奏 漢書

立素行積為不善衆人所共知邪臣自結附託為黨庶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今立斥逐就國所交結尤著者不宜備大臣為郡守案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閎故光祿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相與為腹心有背公死黨之信欲相攀援死而後已皆內有不仁之性而外有儁材過絶於人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殘賊酷

虐苛刻慘毒以立威而亡纎介愛利之風天下所共知愚者猶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皆内懷奸猾國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貴戚奸臣此國家大憂大臣所宜沒身而爭也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善于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鸇之逐烏爵也翅翼雖傷不避也貴戚彊黨之衆誠難犯犯之衆敵並怨善惡相冒臣幸得備宰相不

敢不盡死請免博閎咸歸故鄉以銷姧雄之黨絶羣邪之望

陳崇劾陳遵奏 漢書

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歷位遵爵列侯備郡守級州牧奉使皆以舉直察枉宣揚聖化為職不正身自慎始遵初除乘藩車入閭巷過寡婦左阿君置酒謌謳遵起舞跳梁頓仆坐上暮因留宿為侍婢扶卧遵知飲酒飫宴有節禮不入寡婦之門而湛酒溷肴亂男女之别輕辱

爵位羞汙印韍惡不可忍聞臣請皆免

毋將隆奏還武庫兵器奏漢書

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一出少府益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顓征伐乃賜斧鉞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私恩微

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民力分於兵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収還武庫

賈讓論治河奏 漢書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埶所不及大川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汚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寛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

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葢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汎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没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陿者

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乃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為廬舍往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内黄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内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内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為石隄

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阸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兾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埶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

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乃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

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壊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埶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

土耳令據堅地作石隄執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卬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為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溱潤上徹民則病濕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為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隰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

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灌溉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朱博復置御史大夫奏 漢書

帝王之道不必相襲各繇時務高皇帝以聖德受命建立鴻業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職相參總

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歴載二百年天下安寧今更為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位次有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為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為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以御史大夫為百寮率

朱博復刺史奏 漢書

漢家至德溥大宇内萬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為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闕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効陵夷奸宄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

丙吉奏記霍光 漢書

將軍事孝武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

早崩亡嗣海内憂懼欲亟聞嗣主發喪之日以大誼立後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一舉竊伏聽於衆庶詧其所言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所聞于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小至令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以蓍龜豈宜襃顯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

文編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文編卷十一

明　唐順之　編

蘇代遺燕王書　國策

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于齊名卑而權輕奉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讐強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于齊也而齊未加信

于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為矣夫民勞而實費又亡尺寸之功破宋肥讐而世負其禍矣足下以宋加淮北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此所謂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強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勾踐棲于會稽而後殘吴霸天下此皆

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者也令王若欲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乎則莫如遥霸齊而厚尊之使之盟于周室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客秦秦挾賓客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令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為功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説説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為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令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

燕趙令涇陽君若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矣秦為西帝趙為中帝燕為北帝立為三帝而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敝躧令王之不收燕趙則齊霸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是國伐也諸侯

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収燕趙名卑而國危王収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然則王何不務使智士以若此言說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讎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王出走

蘇代約燕昭王書 國策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

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讐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于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

緜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為然故事秦
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下軹道道
南陽封冀兼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銛戟在
後决滎口魏亡大梁决白馬之口魏亡濟陽决宿胥之
口魏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内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為
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據之則以宋委于齊曰宋
王亡道為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絶兵遠不能
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

戟因以破宋為齊臯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于天下曰齊人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藺離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絶矣殘均陵塞鄳隘苟利于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鄳隘為楚罪兵困于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于燕以濟西委于趙已得講於魏質公子延因犀首攻趙兵傷

于離石遇敗于馬陵而重魏則以葉蔡委于魏已得講于趙則劫魏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為和嬴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鄳阨適齊者曰以宋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知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

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于燕燕反約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枚乘奏吳王書 漢書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户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亡遺策功流萬

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絶也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絶又重鎮之繫絶於天不可復結隊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脱必若所欲為危於絫卵難于上天變所欲為易於反掌安于泰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敝亡窮之樂究萬乘之埶不出反掌之易以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絫卵

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却背而走迹逾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乃百步之内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

胎禍自何來泰山之霤穿石單極之絖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蘗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鄒陽諫吳王書 漢書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人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兎鬬城不休救兵不至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絶何則彊趙責于河間六齊望于惠后城陽顧於盧博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于邯鄲越水

長沙還舟青陽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敵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游霧雨咸集聖王底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姦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説大王之義故願大王之亡忽察

聽其至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袨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儀父之後深割嬰兒王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于雍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

關中變權易埶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于漢新垣過計于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兵不留行收敝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荊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熟察之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漢書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畫長

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義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臣熟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

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白圭顯于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壁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亡美惡入

宮見妒士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臏脚于宋卒相中山范雎拉脅折齒于魏卒為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于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于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于道路繆公委之以政寗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于朝借譽于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于心合于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

故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辨不能自免于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此二國豈拘于俗牽于世係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秦越為兄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讐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魯宋之聽則五霸不足侔而三王易為也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

而不恱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亡厭也夫晉文親其讐彊霸諸侯齊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嘉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叔孫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仲子辭三公為人灌園令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厚德終與之窮達亡愛於士則桀之犬

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荊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隋珠和璧祇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辨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亡根柢之容

雖竭精神欲開忠于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荊軻而匕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令人主沈諂諛之辭牽帷廧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

憤于世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汚義底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令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汚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于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文編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編卷十二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汪鏞

謄録監生臣畢桂

文編卷十二

明 唐順之 編

司馬相如諫獵書 漢書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

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戈矛起于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橜之變況乎涉豐草騁丘虛前有利獸之樂而內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葢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

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壺關三老上救太子書 漢書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乃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而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于瞽叟孝已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

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子為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隷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蹵皇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于亂臣獨寃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

莫不聞其辠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辨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寛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

公乘興訟王尊書 漢書

尊治京兆功効日著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横行剽刦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羣盜寖彊吏氣傷沮流聞四方為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闗内侯寛中使問所徵故司隷校尉王尊捕羣盜方畧拜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畢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蠲除民反農業

拊循貧弱鉏耘豪傑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箭張禁酒趙放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奸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為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奸邪銷釋吏民説服尊攘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希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為真未有殊絶褒賞加于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為國家憂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恭滔天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故為

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好以刀筆陷人于法輔常
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捽搏其頰兄子閎拔刀欲剄之
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
建畫為此議傅致奏文浸潤加誣以復私怨昔白起為
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吳起為
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讒人間焉斥逐奔楚秦聽浸
潤以誅良將魏信讒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
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潔己砥節守公刺譏不憚

將相誅惡不避豪强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
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令一旦亡辜
制于仇人之手傷于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
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讐之偏奏猥被共工之大惡亡
所陳怨愬罪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
為鄉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
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
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卿

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嚮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即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絶詐欺之路惟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别

谷永等救劉輔書 漢書

臣聞明王垂寛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

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正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諷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諐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日之間収下秘獄臣等愚以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士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衆共之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令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寛廣

聞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户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錮于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急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鋭銷耎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臣等切深傷之惟陛下留神省察

梅福論王氏書　漢書

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為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

制作儀品夫叔孫通非不忠也箕子非踈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為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于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于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竒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于天下也孝文皇帝起于代谷非有周名之師伊吕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

之時天下幾平由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為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衒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于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

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埜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

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霸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禄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懑吐忠言嘉謀日聞于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儁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禄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

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為漢敺除倒持太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今不循霸者之道乃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于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弃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名天王齊桓用其讎亡益于時不顧逆順此所謂霸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黒雜合謂之駁

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䳄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其臣而矯曲朝

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反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

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令乃尊寵其位授以𩲸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燄燄執陵于君權隆于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

鮑宣論丁傅董賢書 漢書

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剔于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饑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世俗謂不智者為能謂智者為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

人尚服令賞人反惑請寄為奸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為殘賊歳增于前凡民有七亡隂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彊大姓蠶食亡猒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迣六亡也盜賊刼畧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寃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横發四死也怨仇相殘五死也歳

惡饑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祿為智謂如臣宣等為愚陛下擢臣岩穴誠冀有益毫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

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令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悦民服豈不難哉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移衆彊可用獨立奸人之雄惑世尤劇者也宜以時

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龔勝為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為姦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

陛下茍欲自溥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大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仇怨以安身邪誠迫于大義官以諫爭為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宣吶鈍於辭不勝惓惓盡死節而已

鮑宣論董賢書 漢書

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以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令日食于三始誠可畏懼小民正月

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于日虧乎陛下深内自責避
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仄素餐之人徵拜
孔光為光禄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
衆庶歙然莫不説喜天人同心人心説則天意解矣乃
二月丙戌白虹奸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
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亡葭莩之親但
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亡度竭盡府藏并合三第尚以
為小復壞暴室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

吏卒皆得賞賜上冢有會輒大官為供海内貢獻當養一君令反盡之賢家豈天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讐海内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内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傅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以興太平之端高門去省户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欲使海瀕仄

陋自通遠矣願賜數刻之閒極竭毦毦之思退入三泉死亡所恨

師丹論封拜丁傅書 漢書

古者諒闇不言聽于家宰三年亡改于父之道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為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為孔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亡漸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曽不能牢讓爵位相隨空受封侯增

益陛下之過間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洇濁之應也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以壯年克巳立陛下為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違顏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巳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腑何患不富

貴不宜倉卒先帝不量臣愚以為太傅陛下以臣託師傅故亡功德而備鼎足封大國加賜黃金位為三公職在左右不能盡忠補過而令庶人竊議災異數見此臣之大罪也臣不敢言乞骸骨歸于海濱恐嫌于偽誠懇負重責義不得不盡死

何武言傅喜書 漢書

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令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

故退百寮莫不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為難子玉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喜立于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

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　歐陽修

月日具官臣歐陽修謹昧死再拜上書于體天法道欽

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闕下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為治君而常至于亂莫不欲為明主而常至于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爭勝于是邪佞之

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為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已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夫為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亡不亂人主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下爭勝也使為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而聰明不惑而萬事

得其宜使天下尊為明主萬世仰為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與其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為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為不至于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為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

遷延尚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寛慈堯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于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埜濫官滿朝其亦何為而致此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既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

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饑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于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亡識謟邪狠愎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于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于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令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于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

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搖甚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則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為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姦邪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

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為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繆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諂上傲下愎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知聰明羣臣善惡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恥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

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于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别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遇職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萬死臣昧死再拜

論包拯除三司使書 歐陽修

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先後而已用人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軍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名節者亦孰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風俗之薄厚治道之汙隆在乎用人而教化之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諭之故常務尊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而聳勵其媮薄夫所謂名節之士者知廉恥修禮讓不利於苟得不牽於苟隨而惟義之所處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為而惟

義之所守其立于朝廷進退舉止皆可以為天下法也其人至難得也至可重也故其為士者常貴名節以自重其身而君人者亦常全名節以養成善士伏見陛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為三司使命下之日中外喧然以謂朝廷貪拯之材而不為拯惜名節然猶冀拯能執節守義堅讓以避嫌疑而為朝廷惜事體數日之間遂聞拯已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剛天姿峭直然素少學問朝廷事體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代其

位雖初亡是心然見得不能思義此皆不足怪若乃嫌疑之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豈獨不思哉昨聞拯在臺日常自至中書詬責宰相指陳前三司使張方平過失怒宰相不早罷之既臺中寮屬相繼論列方平由此罷去而以宋祁代之又聞拯亦曾彈奏宋祁過失自其出臺中寮屬又交章力言而祁亦因此而罷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謂蹊田奪牛豈得亡過而整冠納履當避可疑者也如拯材能資望雖別加進用人豈為嫌其不可

為者惟三司使爾非惟自涉嫌疑其於朝廷所損不細臣請原其本末而言之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以恭謹靜慎為賢及其𡚁也循默茍且頽惰寛弛習成風俗不以為非至于百職不修紀綱廢壊時方亡事固未覺其害也一旦强敵犯邊兵出亡功而財用空虚公私困𡚁盜賊並起天下騷然陛下奮然感悟思革其𡚁進用三數大臣鋭意于更張矣於此之時始増置諫官之肎以寵用言事之臣俾之舉職由是修紀綱而繩廢壊

遂欲分別賢不肖進退材不材而久弊之俗驟見而駭
因共指言事者而非之或以為好訐陰私或以為公相
傾陷或謂沽激名譽或謂自圖進取羣言百端幾惑上
聽上賴陛下至聖至明察見諸臣本以忘身徇國非為
已利讒間不入遂荷保全而中外之人久而亦漸為信
自是以來二十年間臺諫之選屢得讜言之士中間斥
去奸邪屏絶權倖拾遺救失不可勝數是則納諫之善
從古所難自陛下臨御以來寔為盛德于朝廷補助之

効不為亡功令中外習安上下已信纎邪之人凡所舉動每畏言事之臣時政亡巨細亦惟言事官是聽原其自始開發言路至于今日之成効豈易致哉可不惜哉夫言人之過似於激訐逐人之位似于傾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亡所利於其間爾而天下之人所以為信者亦以其亡所利焉令拯併逐二臣自居其位使將來奸佞者得以為說而惑亂主聽令後言事者不為人信而亡以自明是則聖明用諫之功一旦由拯而壞

夫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為之謂恥近臣舉動人所儀法使拯於此時有所不取而不為可以風天下以廉恥之節而拯取其所不宜取為其所不宜為豈惟自薄其身亦所以開誘他時言事之臣傾人以覬得相習而成風此之為患豈謂小哉然拯所恃者惟以本亡心耳夫心者藏于中而人所不見迹者示于外而天下所瞻令拯欲自信其不見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猶手探其物口云不欲雖欲自信人誰信之此臣所謂嫌疑之

不可不避也况如拯者少有孝行聞于鄉里晚有直節著在朝廷但其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其人亦可惜也伏望陛下别選材臣為三司使而處拯他職置之京師使拯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惑而全拯之名節不勝幸甚臣叨塵侍從職號論思昔嘗親見朝廷致諫之初甚難令又復見陛下用諫之效已著實不欲因拯而壞之者為朝廷惜也臣言狂計愚伏俟誅戮

通進司上書 歐陽修

十二月二十四日宣德郎守太子中允充館閣校勘臣歐陽脩謹昧死再拜上書于皇帝闕下臣伏見國家自元昊叛逆關西用兵以來為國言事者衆矣臣初竊為二策以料賊情然臣迂儒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自信今兵興既久賊形已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而塵聽覽者謹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寬其狂妄之誅幸甚夫關西弛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使賊萌亂之初藏形隱計卒然而來當是

時吾之邊屯寡弱城堡未完民習久安而易驚將非素選而敗怯使其羊驅豕突可以奮然而深入然國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擄掠而去可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為之戎狄侵邊自古為患其攻城掠埜敗則走而勝則來益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賊兼而用之若夫假借名號以威其衆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恍其心然後訓養精鋭為長久之謀故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

擊吾東或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得減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銳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此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災調斂不勝而盜賊羣起彼方奮其全銳擊吾困獘可也使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決於一戰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也幸吾苦兵計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歲時之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一困則賊謀亡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

賊今方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于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聞元昊之為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嫚書已上逾年而不出一出則鋒不可當執刼酋官獲吾將帥多禮而不殺此其凶謀所畜皆非倉卒者也奈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為久計以撓我我亡長策而制之哉夫訓兵養士伺隙乘便用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

所謂閫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于外料賊謀之心
内察國家之埶知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
所謂廟筭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令賊謀可知以久而
疲我耳吾埶可察西人已困也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
人而完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筭得矣夫兵攻守而已
然皆以財用為彊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請
試言攻昔秦席六國之彊資以事邊卒困天下而不得
志漢因文景之富力三舉而纔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

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有矣未有舉而滅者秦漢
尤彊者其所攻令元昊之地是也況自劉平陷没賊鋒
熾銳未嘗挫衂攻守之計非臣所知天威所加雖終期
於掃盡然臨邊之將尚未聞得賊釁隙挫其兇鋒是攻
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為長久之計臣未見其
可也四五十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多
關東所有莫能運致掊克細碎既以亡益而罷之矣至
於鬻官入粟下亡應者改法榷貨而商旅不行是四五

十萬之人惟取足于西人而已西人何為而不困困而不起為盜者須水旱爾外為賊謀之所疲內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不能加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東之物不充則亡得而西矣故臣以謂通漕運盡地利榷商賈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人紓國力完而兵可久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瑣目前之利既不足為長久之謀非旦夕而可効故為長久而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則

其利博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擇其一曰通漕運臣聞今為西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謂但未求之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為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于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為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漕尚少其後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沿水為倉轉相運置

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尚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為陸運以避其險卒泝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為首今江淮之米歲入于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

三門阻其中爾今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紓關西之困使古亡法令有可為尚當為之況昔人行之而未遠令人行之而豈難哉耀卿與晏初理漕時其得尚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漢高祖之入秦不由東關而道南陽過酈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

自古用兵往來之徑也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漢祖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狹而險也但自雒陽為都行者皆趨東關其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郢復襄陽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頓之南陽自南陽為輕車人輦而遞之募置遞兵為十五六舖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絕沿漢之地山多美木近漢之民仰

足而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恤有司之勤內賜禁錢數十萬以供西用而道路艱遠輦運逾年不能畢至至于軍裝輸送多苦秋霖邊州已寒冬服尚滯于路其艱如此夫使州縣綱吏遠輸京師轉冐艱滯然後得西豈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入于武關與至京師遠近等者與其尤近者皆使直輸于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以禁帑出賜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利臣聞

昔之畫財利者易為工令之言財利者難為術昔者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煮海榷酒與茶征關市而算舟車尚有可為之法以苟一時之用自漢魏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令取民之法盡矣昔者賦外之征以備有事之用令盡取民之法用於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糜之矣至卒然有事則亡法可增然獨猶有可為者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游手之人方逸地之產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墾之土尚多是民有遺力地有遺利此

可為也况歷視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漢武帝時兵興用乏趙過為畎田人挈之法以足用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深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敝至違詔罷兵而治屯田田于極邊以遊兵而防鈔寇則其理田不為易也猶勉為之後漢之時曹操屯兵許下彊敵四面以令視之疑其旦夕戰爭而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建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穀百萬石其後郡國皆田積穀亡數隋唐田制尤廣不可勝

舉其埶艱而難田莫若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謹舉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土之瘠而棄也蓋人不勸農與夫役重而逃爾久廢之地其利數倍於營田今若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頺耕者衆矣臣聞鄉兵之不便於民議者方論之矣充兵之人遂弃農業託云教習聚而飲博取資一有於字其家不顧亡有官吏不

加禁父兄不敢詰家家自以為患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為盜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力農是仰而令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三人為游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而重困也令誠能盡驅之使耕于棄地官貸其種歲田之入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為官田優其課而誘之則民願田者衆矣太宗皇帝

時嘗貸陳蔡民錢使市牛而耕真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買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賈于北者皆出京西若官為買之不難得也且鄉兵本農也籍而為兵遂弃其業今幸其去農未久尚可復驅還之田畝使不得羣游而飲博以為父兄之患此民所願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任耕緩田一頃使四五萬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分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水陸之運所在積穀惟

陛下詔有司而移用之耳其三曰權商賈臣聞秦廢王法啟兼并其上侵公利下刻細民為國之患久矣自漢以來嘗欲為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葢為國者興利日繁兼并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權國利其故非他由興利廣也夫興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民共之然後通流而不滯然為今議者方欲奪商之利一歸于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為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變則一歲之間所損數百萬議

者不知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于公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為國之利多者茶與鹽耳茶自變法已來商賈不復一歲之失數年莫補所在積朽棄而焚之前日議者屢言三說之法為便有司既以詳之矣令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令宜暫下其價誘羣商而散之先為令曰三年將復舊價則貪利之商爭先而

湊矣夫茶者生於山而亡窮鹽者出於水而不竭賤而散之三年十未減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為國資錢幣爾令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壞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蓄其貨者豈其錙銖躬自鬻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則不為故大商不妬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貨行流速則積少而為多也令為大國者有亡窮不竭之貨反妬大商之分其利寧使亡用而積為朽壞何哉故大商之善為

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大國之善為術者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與商賈共利取少而致多之術也若乃縣官自為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為臣謂行之難久者也誠能不較錙銖而思遠大則積朽之物散而錢幣通可不勞而用足矣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守以扞賊利則出而擾之凡小便宜願且委之邊將至于積穀與錢通其漕運不二三歲而國力漸豐邊兵漸習賊銳漸挫而有隙可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全之策也願陛

下以其小者責將帥謀其大計而行之則天下幸甚臣
修昧死再拜

鼂錯言兵事書　漢書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
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敺畧畜產其後復入隴
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
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于匈奴矣民氣破傷
亡有勝意今兹隴西之吏頼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

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于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埜此車騎之地也步兵

十不當一平陵相逺川谷居閒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劒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蘢支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阸相薄此劒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

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埶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

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劒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

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

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惟陛下財擇

鼂錯上守邊備塞事 漢書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粤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越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利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埶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氷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揚粤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

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于邊輸者僨于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讁發之名曰讁戍先發吏有讁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天

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于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刼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于地其執易以擾亂邊竟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埜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令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于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

民絶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竟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士戍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復為一城其内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為中周虎落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辠人及免徒復作令

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辠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禄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敵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埶而心畏敵者功相

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
之民父子相保亡繫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
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鼂錯上募民徙塞下事 漢書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
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
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
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

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

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于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于內則軍正定于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一大治

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于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惟陛下財察

主父偃諫伐匈奴書 漢書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亡遺策而功流萬世令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

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弃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北攻胡郤地

千里以河為竟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埶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挽粟起于黄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于糧餉女子紡績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葢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于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

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
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
乃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
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
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
匈奴行盜侵敺所以為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
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為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
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

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竟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孰計之而加察焉

嚴安論征伐書　漢書

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内以尊天子五

霸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彊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于是彊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横馳車轂擊介冑生蟣蝨民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幷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一海内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鐘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于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鄉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歛省徭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智巧變風易俗化于海内則世世必安

矣秦不行是風而循其故俗為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信者退法嚴政峻謟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軼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戍于北河蜚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禄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絶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搆於胡南挂於越宿兵于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

自經于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史之吏亡尺寸之埶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于霸王時數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畧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

熢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亡狗吠之警而外累于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于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砥劒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旁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

削六卿大盛也下觀秦之所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大亡窮也令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萬世之變則不可稱諱也

揚雄諫不受單于朝書 漢書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令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北

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乃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于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竒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横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于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

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于便隧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于是浮西河絶大幕破窴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于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

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亡量之費役亡罪之人快心于狼望之北哉以為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塡盧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乃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

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博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隷以惡其彊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艾朝鮮之

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犂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亡餘菑惟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兹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欵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于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拒以來厭之辭疏以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欵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于漢因以自絶終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

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于亡形聰者聽于亡聲誠先于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一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于内辯者轂擊于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于未

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魏相諫擊匈奴書 漢書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于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于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于邊境雖爭屯田

車師不足致意中令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按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于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

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内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

耿育上訟陳湯書 漢書

延壽湯為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繫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歷傳之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邊垂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

湯數百户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妬有功使湯塊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亡罪老棄燉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為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弃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

素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為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絶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于唇舌為嫉妒之臣所繫虜耳此臣所以為國家尤戚戚也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蘇軾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于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于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饑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

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于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葢以平民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為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于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禽滅亡之酷自古

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于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為太子生長于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彊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

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絶如綫葢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寛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為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寛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于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

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于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于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疆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

察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為横山之謀韓絳効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寳元慶歴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皆叛京師騷然陛下為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

深故使兵出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為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于是王韶構禍于熙河章惇造釁于橫山熊本發難于渝瀘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纍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亡用之地以為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于實禍勉强砥礪奮于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于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于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為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于洮州矣今師徒克

捷銳氣方盛陛下喜于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寔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于遠方之民肝腦塗于白刃筋骨絶于饋餉流離破産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臠魚鼈以為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于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

投筋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乎且使
陛下將卒精彊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既勝之後
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况所在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
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内府累世之積掃
地亡餘州郡征税之儲上供殆盡百官俸廪僅而能繼
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
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蠭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
軍事一興横歛隨作民窮而亡告其埶不為大盜無以

自全邊事方深内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于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于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葢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令自近歳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于父母惟有恭順静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令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

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絶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亡為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宫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于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絶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葢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令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

為過矣然人臣納說于君因其旣厭而止之則易為力迎其方鋭而折之則難為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于奮發之中舍已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于用武埶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寛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于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

將老且死見先帝于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路温舒上尚德緩刑書 漢書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霸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由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

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于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亂之故乃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

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絶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王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于胸譽諛之聲日滿于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厚恩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

者不可復生繇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令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

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惟陛下除誹謗以招

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于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文編卷十二